

汉语与日语

来源：英特网 时间：2007-6-16 12:01:55

文/周书白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Date.asp?](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Date.asp?BlogID=85045&idWriter=0&Key=0&month=9&year=2005)

[BlogID=85045&idWriter=0&Key=0&month=9&year=2005](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Date.asp?BlogID=85045&idWriter=0&Key=0&month=9&year=2005)

葛兆光在《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谈到日本文化缺少主体性，曾举日语的翻译为例：“大家都知道，日本人的模仿性很强，他们什么都可以拿来用，连异族的语言也一样。不像中国人，总想翻译成汉语，找一个对应的、相仿的词语来解释它，这叫做‘格义’。日本凡是外国新词，一概拿来用上，只管用片假名注音，如果隔两年后再去看日本的报纸，会发觉看不太懂了，因为片假名太多了，日本人拿片假名把英文、法文直接拿过来用。可在中国，外来词大半是要翻译的，要费尽心力从脑子里找出对应的词，日本则是用日语发音直接将英文变成外来词。……说得过分一些，日本是没有‘体’只有‘用’的文化，是一个不断整合起来的杂拌儿。”当然他后面又补充说“这不是一个贬低的说法”（p229）。

我以前就觉得这个现象很有意思。我们知道日语以前不是这样的，近代以来汉语许多外来词都是来自日语，这早已成为常识，那时候日本还有汉学家绞尽脑汁地想办法用汉字来对译西方的外来词，可是不知道怎么现在日语都放弃这种工作了，有时候连中国人的名字也用假名拼了。我跟鸟谷以前讨论过这个问题，她说这是为了准确，但是我说这对母语可能是一种伤害，她也没说什么。我还是觉得汉语这种尽量意译的办法好一些。

好玩的是，《读书》以前有一篇姜亚军的《为跨文化交际设路障？》（2000年第10期）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只是主张和葛兆光几乎完全相反。作者引用孔宪中、高本汉、周有光等学者的看法，认为意译外来词是相当困难的事情，主张向日语和英语学习，都用音译，这样词汇量也可以迅速丰富起来。不过汉语究竟和拼音的日语和英语不一样，作者也意识到表意的汉语很难容忍大量音译外来词的涌入。但是，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意译哪里跟得上信息化的步伐呢？

这种实用主义的语言观今天固然有其强硬的逻辑（“发展是硬道理”），然而语言不仅仅是工具而已，它还承载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意义系统，特别是对汉语而言。意译外来词并不是一个简单地维护汉语纯洁性的问题，也不是因为汉语自身的惰性，而是要不断地将其他民族语言中的文思输入到汉语中，使其真正成为汉语固有的血肉。换言之，即是不断地用其他语言来敲打汉语，考验它的弹性，扩大它的视域，并且希冀从中生长出新的东西来。本雅明曾经设想过一种超乎各种语言之上的“纯语言”：“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存在于潜存于每种语言之下的、作为一个整体的意图中——然而，这种意图不是任何单一的语言可以通过其自身获得的，而只能通过各种语言所有相互补充的意图的总体来获得，这种总体意图即是：纯语言。”“因为纯语言的缘故，翻译建立在对自身语言考验的基础上。翻译家的任务在于在自己的语言中将受困于另外一种语言的魔咒中的纯语言释放出来，在再创造中将囚禁于一部作品中的语言解放出来。因为纯语言的缘故，他得从自己语言衰败的藩篱中突围出来。”（《翻译家的任务》）这样的任务无疑只能由意译来承担，一味的音译只能使自己的语言成为其他语言（西方语言，甚至是英语）的囚徒。

自然，这样的任务是无比艰巨的，汉语现在也不再回避行文中夹带英文，不过似乎还没有伤筋动骨。记得以前看到一篇文章，作者曾对“十字架”和“金字塔”这两个译语的形神兼备叹赏不置。这样的翻译，现在可还有？

文章来源：姜亚军的BLOG



- 上一条: “汉语热”背后的文化联想 (6-15)
- 下一条: 福娃”的英文名该叫什么? (6-16)

相关专题: 无

相关信息: -

尚无信息

- 2007-2008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目 (5-7)
- “一语双文”的理论基础和面临的困难一简 (5-1)
- IT-常用词汇 (3-18)
- 四大名著的外文译名 (1-20)

>>更多

关于本站 站长信箱

版权所有: 语言学守望者 2004-2008

2004-2008 enterwang.com. All Right Reserved. 宁ICP备05001070号